

## 撒拉语中的乌古斯语和非乌古斯语词位

[德国]汉斯·内和泰仁 著 赵琳 马伟 译

(哥廷根大学,德国;青海民族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7)

**摘要:**撒拉语从根本上说属于突厥语族乌古斯语组,但受察哈台语组语言的影响较大,还受克普恰克语组语言一定程度的影响。这篇文章曾在德国美茵茨2001年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探讨了用于确定撒拉语在突厥语谱系树中地位的词汇问题。

**关键词:**撒拉语;乌古斯;突厥语;分类;甘青地区

**中图分类号:**H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4)03-0177-06

## Lexeme of Oghuz and Non-Oghuz in Salar Language

(German) Hans ·Nugteren (writer) ZHAO Lin MA Wei (Translators)

**Abstract:** The Salar language basically belongs to the Oghuz subgroup of Turkic, but has undergone considerable influence from the Chagatay subgroup, and to a lesser extent from the Kypchak subgroup. This article, originally presented as a conference paper in Mainz (Germany) in 2001, discusses the lexical arguments that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position of the Salar language within the Turkic family tree.

**Key words:** Salar; Oghuz; Turkic Languages; Classification; Gansu-Qinghai Area

一、引言<sup>①</sup>

## (一)源流

撒拉语(Salir)是中国一种没有书面语的突厥语。尽管和在中国的其他突厥语在表面上有很多地方相似,但撒拉语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突厥语世界东南边缘的乌古斯语组的唯一分支。

撒拉语在时空上相对分离的过程中,吸取了许多非乌古斯语特征。很显然,许多人们所熟知的乌古斯语成分在撒拉语中是不存在的。来自突厥语其他语组语言及更明显的各种非突厥语言的影响,使撒拉语形成了自己不同的特点。

关于撒拉语中的突厥语成分的研究成果显示了从察哈台语、克普恰克语和南西伯利亚突厥语中吸收的成分。讨论的成分主要来自词位和后缀的形式。这种分类观点相对可以接受。在许多情况下,突厥语的每个语组基本上都拥有自己独有的词位或是后缀的语音变体。在其他情况下,一个或两个语组使用一个成分,这个成分在语源上和其余语组使用的成分不相关。韩(Hahn,1988)对关于撒拉语地位的观点进行了简要的综述。而杜安霓(Dwyer,1998)

对撒拉语的分类选择观点最近进行了更多的讨论。

本文试图分析撒拉语词汇中的一些来自其他突厥语组语言的成分。

## (二)乌古斯语成分

正如韩所论述的假说,历史事实支持撒拉语的源头为乌古斯语成分,其他部分是在此基础上积淀的结果。研究者根据语言特点认为,撒拉语中的乌古斯语成分在数量上并不是太多,也无法把它们追溯到比其他非乌古斯语成分更早的时期。

在乌古斯语组内,研究者主要把撒拉语与土库曼语进行比较研究,这可能部分归因于以下事实:撒拉族的族名似乎来自于土库曼的一个部落。尽管还没把撒拉语和土库曼语的各种方言做过系统的对比,但土库曼语的“血统”仍可能支持我们的假设。撒拉语和土库曼语大概在14世纪后期分离,自此之后,他们在语音发展中的大多数不同点不断扩大。词汇的差异也同样如此。

通过和现代土库曼语的对比来说明撒拉语中独立成分的乌古斯语或非乌古斯语特征是不充分的。首先,土库曼语受到了书面察哈台语和克普恰克语的大量影响。部分由于这样的接触,撒拉语和其他乌古

文章来源: Boeschoten, H., & Stein, H. (eds.). 2007. Einheit und Vielfalt in der türkischen Welt. Materialien der 5. Deutschen Türkologenkongferenz Universität Mainz, 4.-7. Oktober 2002 (Turcologica 69). Wiesbaden. 171-181. 文章的翻译得到作者本人的授权,在此对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收稿日期:2014-02-24

作者简介:汉斯·内和泰仁(Hans Nugteren)(1968-),男,荷兰鹿特丹人,德国哥廷根大学突厥学与中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主要从事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语言研究。

译者简介:赵琳(1990-),女,山西运城人,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语言学研究。

马伟(1970-),男,撒拉族,青海循化人,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教授 博士,主要从事语言学与民族学研究。

斯语共同拥有的一些成分在土库曼语中明显消失。这意味着如果土库曼语和撒拉语不一致,撒拉语也不一定是这两种语言中乌古斯语特征最少的语言。

其次,撒拉语和土库曼语中的相似处可能意味着它们是来自察合台语和克普恰克突厥语的共同借用成分(即使是这些成分借用于不同时期)。撒拉语可能从土库曼语中继承了部分非乌古斯词汇。因此,撒拉语中的非乌古斯语成分(同样存在于土库曼语或其他乌古斯语)并不能说明撒拉语跟其余的乌古斯语分离后曾经和克普恰克语或察合台语有过接触。让事情更复杂的是,现代察合台语乌兹别克语从乌古斯语和克普恰克语中吸收了很多词,在一定程度上现代维吾尔语也同样如此。

撒拉语特征中被明确定义为乌古斯语成分的数量很少。在这儿考虑的因素主要有两个。首先,这些被视作乌古斯语成分的词位在所有或绝大多数乌古斯语中都被发现,但在其他非乌古斯语中很少存在。其次,有一些在语音上只能是乌古斯语音形式的词,即使它的词源并不局限于这一语组。很多情况下,属于这两种情况的词被喀什噶里确认为乌古斯语词汇,但是喀什噶里提到的一些乌古斯语词汇在现代语言中的分布经常延伸到该语组之外,而很多其他乌古斯词汇已经明显消失了。

本文没有调查到所有现存的乌古斯语,更不要说其他语言,在这些语言中至少可以找到理论上被标记为“乌古斯语”的词汇。被讨论的撒拉语的词和规范的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以及土耳其语相比较,而方言词汇很少被讨论。

下文不会提到韩1988年和杜安霓1998年讨论的一些语音标准,例如词首辅音中±声音/±送气的对立,以及共同突厥语长元音的处理。

## 二、对撒拉语词位的评价

### (一)中性(非确定)词位

要谨记撒拉语中的多数突厥语词不是任何特殊的“成分”,因为它们形态方面太普通,缺乏分类特征。这也同样适用于许多普遍存在的突厥语词汇,例如al-“拿”,arxa“背部”,ax“白色”,ay“月亮”,az“很少”,baş“头”,bil-“知道”,em-“吮吸”,ğulax“耳”,qış“冬天”,su“水”,un“面粉”,xoltux“腋窝”。没有什么表明这些不是固有词汇部分,但同时,它们也不能不假思索地被认为是乌古斯语成分。

其他例子中,我们发现有些形态不太“普遍”的词位或语音变体,但这些仍不能被缩小到单一语组,例如ayaχ“脚”,birmaχ“手指”,ğaymaχ“奶皮”,ğuruχ“尾巴”可能是乌古斯语、克普恰克语或察合台语;ğo

“门”<sup>②</sup>,sarı“黄色”,yahriχ“叶子”可能是乌古斯语或克普恰克语;agır“重的”,dağ“山”,yağ“油脂”,yiyirme“二十”可以是乌古斯语或察合台语(某些情况下为南西伯利亚语)。

由于有规律或无规律的变化,那些明显是突厥语但在撒拉语中有独特形式的词同样在分析撒拉语的乌古斯特征时没什么帮助,例如arfa~ahra“青稞”,guryunjux“鸽子”,komur“桥”,mişax“软的”,oγen“嚼子”,oγos“初乳”,urχari“向上”,yuğurdaχ“拳头”(试比较土库曼语的arpa,göğeriin,köpri,yumşak,uyan,ovuz,yokarı,yumruk)。撒拉语的一些语音特征和现代书面乌古斯语不同,但也不能被看做是非乌古斯语。例如置于辅音前的\*-g-的保留,就像boyrex“肾脏”,oryen-(<\*oryen-)\*“学习”。比照乌古斯语后来其他方面的二次发展:土库曼语övren-,阿塞拜疆语öyren-,土耳其语öğren-(=ö:ren-)。非圆唇的第一个音节之后的共同突厥语\*u/\*ü的存在可以被看做是早些时候(原始乌古斯语)情况的保存,而不是来源于察合台语,例如açuχ“清楚的”,aruχ“瘦的”,irux“杏”。还有其他有趣的语音发展,眼下对于分类没什么帮助。字首的\*b-(~m)的处理和所有对其有过影响的语言不同,如撒拉语bez“腺”,boy(e)“蜘蛛”,muş“花椒”,muz“冰”,müšux“猫”,与土库曼语mäz,mö:y,burç(“胡椒”),bu:z,pişik相对。\*h-的痕迹出现在不同的词中,如撒拉语uγu“猫头鹰”,xur-“吠”,xur-“编织”与土库曼语hüvi,üyr-,ö:r-以及乌兹别克语ukki,hur-,or-相对。撒拉语中有叠音现象,如elli“50”,issi“热”,odtus“30”,χitdi“困难的”(土库曼语elli,işsi,otuz,gatı;现代维吾尔语ellik,işsiq,ottuz,qattiq)。撒拉语中独特的重叠现象,delli“疯狂的”,ulli“大的”,这似乎是卡拉卡尔帕克语和部分西部克普恰克语共有的。不论是aruχ“瘦”,χari“老的”,ušaχ“小的”(土库曼语arrik,garri,uşak;现代维吾尔语oruq,qéri,uşşaq),还是数字“2”,“7”,“8”,“9”中都没有重叠音。

### (二)典型的乌古斯语或“西部”成分

借用韩的话来说,尽管下面的词中一些不存在于土库曼语中,但它们似乎是“真正的乌古斯语”。大多数并不完全是乌古斯语独有的,也能存在于一两个其他语言中,但是它们的分布都有独特性<sup>③</sup>。一些已经被喀什噶里标注为“乌古斯语”。

喀什噶里所列的乌古斯语的其他一些词也存在于撒拉语中,但现在,在现代分布的基础上,这些会被认为是ayak-突厥语(中央突厥语),而不是典型的乌古斯语。

撒拉语	含义	原始乌古斯语	喀什噶里
ašaχ	底部	*ašak	ašak(被标注为乌古斯语)
aze	姐姐	*aza/*eze(?)	aza/eze(?) (乌古斯语中相当于 eke) <sup>④</sup>
ele	那样	*eyle	ayla(?eyle)(被标注为乌古斯语)
seji	早晨	*kušluk	kušluk(被标注为乌古斯语)
siχ	麻雀	*se(r)če <sup>⑤</sup>	seče(被标注为乌古斯语)
sor-	右(边)	*sa:g	sag(乌古斯语中相当于 oγ)
söxlen	问	*so:(r)-	sor-(被标注为乌古斯语)
yağur	野鸡	*süglin	süglin~ süvlin(都不被标注为乌古斯语)
yarasan	芝麻种子	*ya:g ügüri	yag ügüri(被标注为乌古斯语)
	蝙蝠	*yarasa	yarasa(不被标注为乌古斯语)

撒拉语	含义	原始乌古斯语	喀什噶里
edi-	说	*ayit-	ayit-(乌古斯语含义, 其他地方“问”)
delli	愚蠢的	*d/telü	telü(乌古斯语中相当于 telve)②
inji	现在	*emdi/imdi	emdi(乌古斯语中相当于 amdı)
palčix	泥土	*balčik	balčik(乌古斯语中相当于 balık)
mamuχ	棉花	*b/pa:muk	bamuk

以下大部分词是突厥语词汇, 它们在一些语组语言中是很突出的, 但是它们在撒拉语中的语音形式代表了典型的乌古斯语的有规律或无规律的

发展, 其中一些在14世纪就开始出现在文献资料中。他们不是克普恰克语或察合台语的形式。

撒拉语	含义	原始乌古斯语	< 共同突厥语
aχsır-	打喷嚏	*aksur-	*asur-
eγe	锉	*e:ge	*e:keg
el	手	*el	*elig
oylie	中午	*öyle	öyle(乌古斯语中相当于 ödleg)
oyxen	肺	*oyken (~ *öpke)	*öpke
sinix	骨骼	*sünük	*sünök
sixsiğan	喜鹊	*saksagan	*sagızkan
ziğa-	卷起袖子	*siğa- < *siyga-	*sitga③
došen	兔子	*d/tavšan	*tavışgan
dolix	裹腿	*dolak	*tolgak(乌古斯语含义)④

下面的词也有“本质上的乌古斯语”或“西部”分布, 但似乎在13世纪之前没有被确认。其中一些是

或者可能是非突厥语。

撒拉语	含义	原始乌古斯语(?)
bele	这样	*beyle
biz-	折叠	*büz-(试比较共同突厥语的 *bür-, 撒拉语中也有)
boğniχ	雷声	*boganak
dur	清澈的	*duru < ?*turug
er	早期的	*e:r(可能是 *erte 的词根)
geme	老鼠	*g/keme
gimur	粪块	*gemre
χoz	核桃	*χoz
omja	根	*om(a)ča
eγex	屋顶	?*öçek ⑤
oxsir-	咳嗽	*öksür-
seji birmaχ	小姆指	*se(r)çe barmak
sirmaχ	蹄	*siṇrak
siχ	密集的	*sık(≠喀什噶里提到的乌古斯语 sık “很少”)
soluχ	呼吸	*soluk(相关动词确实出现在其他地方)
sufse	扫帚	*stüpe/*sipse
tuluχ	袋, 包	*tuluk⑥
yova	杈子	*ya:pa(k)
yusi	羊蛱(寄生虫)	*yavsi(试比较 *yavşak)

尽管目前为止所列的词语显示出撒拉语中的一些乌古斯语和“西部”成分未受非乌古斯语组语言的任何影响, 许多可能会在一种乌古斯语中找到的基本词汇在撒拉语中却不存在: \*a:r(k)a-“寻找”, \*beγze-“类似”, \*bṛrak-“离开”, \*čplak“裸露的”, \*čok“很多”, \*ysiṛ-“咬”, \*iṣyk(< \*yaşuk)“光”, \*ke:ṇiṣ“宽的”, \*ke:t-“走”, \*kurt“狼”的意思(撒拉语“虫子”), \*küneš“太阳”的意思(撒拉语“阳坡”), \*tö:n-“返回”, \*u:čuz“便宜的”, \*yaz-“写”等等。同样地, 多

数喀什噶里提到的乌古斯语的形式在撒拉语或者其他语言当中都没有反映。

### (三) 非乌古斯语和“非西部”成分

下面这些词是“真正的非乌古斯语”, 但乌古斯语言中这些词并不是完全不存在。这些词中的大部分存在于一些克普恰克语、察合台语和东北语言中, 其余一些则很少见。这些词很少只存在于一个单一语组, 因此它们是从哪些语言进入撒拉语不是很清楚。

撒拉语	含义	非乌古斯语来源形式
baljūyin	蜜蜂	*bal ɔ:pun (不是 *(h)a:rī) <sup>⑧</sup>
pišdi-	写	*biti- (不是 *yaz-) <sup>⑨</sup>
ernes	不是	*e(r)mez (不是 *tegül)
ešgu	山羊	*ečkü (不是 *keči)
išgün-	变松散	*içgün-
gindix	肚脐	*ki:ndik (不是 *kō:pek)
ğasğan	鼻环	*kazgan
ğosğar	公绵羊	*koçgar (不是 *koç)
ğonaχ	小米	*konak
ğimışgün	蚂蚁	*kumursga (试比较乌古斯语 *karinç(g)a(k), 察合台语 *çümeli)
diumuliux	烟囪	*tünlök
uğu	皮袜子	*uk (南西伯利亚语 *uk, 克普恰克语 *uyuk)
urluχ	种子	*urluk
yan-	返回	*yan- (不是 *tö:n-, 也不是 *kadīt-)
uχla-	睡觉	*udikla- (取代它的词根 *uyu- < *udī-)
uyel-	感到羞耻	*uyal- (不是 *u(v)tan-)

下面这些词在非乌古斯语言中很普遍, 但不存在于古代突厥语中。

撒拉语	含义	非乌古斯语来源形式
ili	前面	*il 或者< 察合台语 iley <sup>⑩</sup> (不是 *öŋ)
koxrex	胸部	*kökrek (不是 *kō:küz)
san	(动物)腿	*san
tiun	向下	*töpön
doŋğoš	头胎	?*tunguč
uruχğas	亲戚	*urug kadaş

因为语音形式, 下面这些词似乎是从非乌古斯语中借来的。这些词很多乌古斯语中都有。下文中有更多的例子。

撒拉语	含义	非乌古斯语来源形式
čubıgan	枣	*č:pukan (三音节形式是非乌古斯语)
damur	静脉	*tamur (-u-是非乌古斯语, 土库曼语 damar)
kem	谁	*kem (-e-意味着东北语言?, 试比较土库曼语 kim)
doy-	打击	*tög- (-y 意味着克普恰克语, 试比较土库曼语 döv-)
mišmaχ	角落	*bučmak (不是 *bučgak 等)
sıχsıχ	瓷砖	*saksıg (-χ 意味着察合台语, 试比较土耳其语 saksı)
yoğan	厚的	*yogan (-a-意味着克普恰克-察合台语, 试比较土库曼语 yogı:n)

#### (四)非乌古斯语的语音发展

##### 1.\*g的发展

乌古斯语中共同突厥语\*g的普遍发展如下: 词末\*-g和紧接在辅音之后的\*-g-都消失了, 而两个元音之间的辅音以及置于辅音前的\*-g-保存了下来。撒拉语中很多词表现了预期的发展形式, 但偏离预期的发展情况也是数量惊人。这些包括后缀-g以-χ的形式的保留, 例如asux“臼齿”, datıχ“味道”, durlıux“各种各样的”(土库曼语 azi, [da:t], durlı; 现代维吾尔语 éziq, tétıq, türlük)。紧接在辅音之后的\*-g-情况也一样, 如birye“跳蚤”, bilga-“搅拌”, yalğan“谎言”(土库曼语 büre, bula-, yalan; 现代维吾尔语 bürgä, bulga, yalğan)。尽管很多和南西伯利亚语言语音上一致<sup>⑪</sup>, 这些撒拉语词汇中的大部分可能来源于察哈台语。

##### 2.\*ñ的发展

共同突厥语ñ在共同乌古斯语的反映形式是-y(V)n-。除了不太可靠的例子ğoyñ“拥抱”(这个词的最初形式应该是\*koyun)外, 这一发展在撒拉语中根

本没有被证实。在两个词中可以看到y的存在: ğoy“羊”和koy-“燃烧”。这些带有-y的词与察合台语和克普恰克语相一致, 但是土库曼语也体现出非乌古斯语形式的特点, 例如koy“羊”(其他乌古斯语形式为goyun), köy-“燃烧”。

其他两个词有-ñ: meñes“头脑”和moñis“(动物)角”。这些语言形式和土库曼语中的beyni, buynuz不相似, 而和现代维吾尔语中的miñä, müñgüz, 西部裕固语中的meñi, moñis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趣的是, 撒拉语、维吾尔语和裕固语都和喀什噶里的词语(meñi, müñüz)一致, 然而其他的现代语言, 甚至是与之关系密切的, 都展现了不同的辅音。

##### 3.\*y->n-的发展

杜安霓(1998:67)提出了两个共同突厥语 \*y->n- 撒拉语n- 发展的例子: nene“再次”和neme“食物”, 表明其与南西伯利亚语的联系。然而, 体现词首n-发展的\*yene在这些语言中并没有被证实, 撒拉语形式可能也只是个偶然的同化特例。第二个例子是不正确的, 和\*ye:m“饲料”无关, 它只是\*ne:me“事

物”一词词义上的缩小,因为在邻近的蒙古语族保安语中有类似的用法: *yamē*“事物;食物” < \**yama*“事物”。共同突厥语 \**ye:m*“饲料”以 *yem* 的形式存在于撒拉语中。

#### 4. \*d 的发展

杜安霓(Dwyer, 1998:66)提到了共同突厥语 \**d* 没有发展成 *y* 的一些撒拉语词语,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就是 *atıx*“熊”和 *yalanğadaχ*“赤脚的”。

*Atıx* 是最有趣的一个例子,它看来起来像是共同突厥语 \**adığ* 的一种南西伯利亚语形式,不可能被解释成其他情况。送气音 *-t-* 的情况并不独特,如 *itiux* < \**e:tük*“靴子”, *sütiux* < \**siddük*“尿液”。

*Yalanğadaχ* 在现代维吾尔语中有一个同样的形式 (*yalanğayaq* ~ *yalanğidaq*)<sup>⑤</sup>,这意味着它出现在撒拉语中也许只是一个支持察合台语影响的论据。事实上,现代维吾尔语中还有保留 \**-d-*<sup>⑥</sup> 的其他情况,这表明存在于 *ayak*-语言中的词语是远古时代的遗迹,而非近期从南西伯利亚语<sup>⑦</sup>中借来的。这种类型的古语零星地出现在其他语组语言中。

对于其他被当作非乌古斯语的 \**d* 的发展,有另外的解释。撒拉语中的 *χodır*“倾泻”似乎和在一些乌古斯语和克普恰克语中出现的 \**kotar*-相关联,这可能转而是 \**kutur*- < \**kudtur*-<sup>⑧</sup> 的不规则发展。如果是这样,这个词中的撒拉语 *-d-* 就不是共同突厥语 \**d* 的保留了。尽管撒拉语 *yaz-*“撒开,解开”有两个意思,它很可能起源于 \**yaz-*“解开”,而不是 \**yad-*“撒开”。

#### 5. 双式词

双式词常常被看作是从别的语组语言中借来或与其相语组语言接触的表现。撒拉语词汇演示出许多有意思的例子,其中一部分可能的确受到了外来影响,而另外的部分可能通过撒拉语内部语义的多种变体发展而来。

*yaman*“强大的;勇敢的”—*yemen*“坏的,邪恶的”,很明显两者都来源于 \**yaman*; *yumaχ*“球”,—*yimaχ*“组”,很明显两者都来自于 \**yumgak*,但这些词是外部起源还是内部起源,仍然不能确定。林(1985)发现的一对词 *bağa*“青蛙”—*pağa*“乌龟”并没有被她后来的词典所证实,在这本词典里,乌龟一词被删除了。

大量表示“疣”或者“雀斑”的词汇表现出了更大的多样性: *soyıl*, *söyıl*, *söggel*, *suli* (这只在林的词典中存在)。这些词似乎全部起源于共同突厥语 \**söğöl*。带有 *-y-* 形式的词语可能是克普恰克语,带有 *-gg-* 的可能是来源于乌古斯语或察合台语。这些形式中没有一个是与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和土耳其语中的非圆唇形式相近。

其他的双式词在撒拉语的历史上没有留下太多痕迹。这也适用于动词 *gor-*“看”, *goryet-*“显示”(可能反映了古代的形式 \**körgit-*) 和 *goyes-*“显示”(在察合台语和土库曼语中发现的 < \**körkez-*) 的使动态形式。 *sıñır* (< \**sıñar*)“一对中的一个”和 *sarı* (< \**sıñarı*)“朝向”这两个词也共同存在于其他语言中。

许多双式词可能仅是撒拉语内部语音变体的发展,比如 *aχar-* ~ *ağır-*“变白”(土库曼语 *a:gar-*), *diove* ~ *dioye*“骆驼”(土库曼语 *düye*), *doğ-* ~ *duğ-*“出生”(土库曼语 *dog-*)。

简言之,撒拉语中的双式词比起土库曼语或察合台语中大量的双式词要少很多。土库曼语中的双式词通常是一对对的乌古斯语和非乌古斯语形式。在很多例子中,非乌古斯语的词位和形式逐渐过时。例如土库曼语 *da:li* ~ *telbe*“疯狂的”, *gövüs* ~ *kükrek*“胸部”, *sünk* ~ *süyek*“骨头”, *goyun* ~ *koy*“羊”, *goç-* ~ *goçgar*“公羊”, *tovuk* ~ *takik*“鸡”<sup>⑨</sup>, *do:dak* ~ *erin*“唇”, *garınça* ~ *gumursga*“蚂蚁”, *keçe* ~ *ki:z*“氈”, *kimiin* ~ *kibi*“如同”, *söyün-* ~ *sövün-*“喜乐”, *saral-* ~ *sargar-*“变黄”, *yagi* ~ *yov*“敌人”。

尽管出现的频率可能完全不同,但乌兹别克语和现代维吾尔语中也有类似的双式词,例如乌兹别克语 *suyak* ~ *songak*“骨头”, *kokrak* ~ *koks*“胸部”, *ugra* ~ *uvra*“面条”, *irin* ~ *dudoq* (~ *lab* 波斯语借词)“唇”;现代维吾尔语 *delli* ~ *telve*“疯狂的”, *kökräk* ~ *köks*“胸部”, *soğaq*“寒冷的” ~ *sowu-*“感到冷”, *yéğa* ~ *yaw*“敌人”。

### 三、总结

因为撒拉语中的多数突厥语词汇在形态上太普通或太特殊,它们不能被单独归为乌古斯语、察合台语或是其他语组。可以分类的多数突厥语词汇来源于乌古斯语或察合台语。

一些具有克普恰克语特征的词也可能通过察合台语进入了撒拉语当中。此外,撒拉语中的部分非乌古斯语特征可能是14世纪土库曼语的遗留。

所谓的南西伯利亚突厥语特征是很有意思的,但要说明撒拉语中南西伯利亚语的存在,甚至是零星的借用的话,它们显得太少或太薄弱。相反,他们可以被解释为古语,最有可能的是通过察合台语这一中介吸收了古维吾尔语成分。

一些词的形态似乎表明了撒拉语和现代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的更紧密的联系,如 \**meñi*“大脑”, \**müñüz*“角”, \**kazgan*“(鼻)环”。尽管有这些相似点和这些语言共有的语音发展,例如元音浊音清化现象(见 Dwyer 2000, Nugteren & Roos 2006),但似乎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三种来自不同突厥语组语言的进一步互动。

#### 注释:

① 这里的简化符号使用了不送气(一般是清音)的爆破音: *b, d, g*, (小舌音) *ğ*; 送气的爆破音: *p, t, k, q*; “喉”擦音: *γ* (浊软腭音), *x* (清软腭音), *g* (浊小舌音), *χ* (清小舌音); 不送气和送气塞擦音: *j, ç*。本文中卷舌音、龈后擦音及塞擦音相同: 这两个位置的发音在词末明显交替使用,突厥语词位中没有在其他位置的卷舌音系列。

② 鉴于捷尼舍夫(1975)列出的语音变体,撒拉语 *ğo* 最有可能来源于 \**kapug* < 共同突厥语 \**kapıg* (试比较现代维吾尔语的 *qowuq*)。根据另一种语源学,撒拉语中的藏语复合词 *ğomarjaχ*“门槛”的存在支持了藏语 *sgo*“门”(捷尼舍夫 1975, Drimba 1995 提出)一词。

③ 大多数乌兹别克语、书面察合台语、卡拉卡尔帕可语以及西部克普恰克语;在哈拉吉、克里米亚鞑靼语以及克里米亚卡拉伊姆语中明显的乌古斯语借词不影响这一情况。

④ 捷尼舍夫认为撒拉语 *aze* 借用于邻近的保安语,但是 *-z-* 并不是保安语的固有发音。在其他一些语言中是复合词,

如土库曼语 dayza, 土耳其语 teyze “姨妈”。

⑤克劳森(1972:795)认为 Serçe(存在于土耳其语和土库曼语之中)中的 -r- 是“增音”,可能主要由于他从 \*seç-“选择,挑选”推导出 \*seçe。无论如何,鉴于捷尼舍夫记载的 -r- 的变体,其撒拉语形式是 \*serçe。撒拉语中置于辅音前的 -r- 经常脱落。

⑥然而,喀什噶里标注为乌古斯语的其他词也存在于三个中心(\*ayak)语组语言当中,但在撒拉语中不存在,例如 \*yaz-“写”。

⑦根据喀什噶里的观点,telü 是乌古斯语形式,但两种形式现在并存于包括土库曼语、现代维吾尔语和鞑靼语在内的几种语言之中。

⑧最初 \*-t- 的发展就像撒拉语和土耳其语中的 \*-d- 一样。另一种不规则的形式似乎存在于鞑靼-巴什基尔语,如 \*süzga-n-。

⑨许多现代语言中存在带有“绞痛”或“分娩时的阵痛”意义的 \*tolgak 一词。

⑩和 \*öçek 相关联的形式出现在土库曼语方言、卡拉卡尔帕克语和卡拉伊姆语中。喀什噶里提到的撒拉语和乌古斯词 endek “屋顶”有联系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⑪ \*toluk “皮袋”的变化形式和 \*tulum/\*tulup 的可能有相同意义(至少最近几世纪)。乌古斯语和西部克普恰克语显示为 \*tuluk。

⑫西部克普恰克语(卡拉伊姆语、卡拉恰伊语、库梅克语)中使用的相同复合词“蜜蜂”(逐字“蜜蜂”)的出现可能只是巧合。其他一些克普恰克语使用 \*bal ku:rt “蜜虫”, \*omarta ku:rt “蜂巢的昆虫”。

⑬喀什噶里把 \*yaz- 标注为乌古斯语,但是现在这个词存在于所有的中心语组语言中。

⑭除非撒拉语表现为词根 \*il 或是所有格形式 \*il-i (试比较 \*ilgerü “向前”, 雅库特语 ilin 等)。

⑮撒拉语中 \*g 的这些和其他意想不到的发展情况将会另文详细讨论。

⑯然而,韩(1988; 脚注26)提到的 adaqqi 可能是蒙古语的再借用。

⑰例如现代维吾尔语 bidiş < \*badič “葡萄架”, yüdü- < \*yü:d- “携带”。

⑱南西伯利亚语中只有图瓦语和图法拉尔(卡拉嘎斯)语有 -d-, 但这些语言中没有 \*yalaŋ adak, adak 甚至不是“脚”的意思。

⑲见克劳森(1972: 605)。从 \*katar- “退回(及物动词)” < \*kadtar- 中可以看到相似的发展现象。

⑳穆哈梅多娃(1973:85)认为 takik 只用在12生肖图中。

## 参考文献:

- [1] Abdullaev, F.A. 1967. Fonetika xorezmskix govorov. Taškent.
- [2] Aliev, A. & Boriev, K. 1929. Russko-turkmenskij slovar'. Ašxabad.
- [3] Arazkulyev, S., & Atanyazov S. & Berdiev, R. & Saparova, G. 1977. Türkmen diliniň gisgaça dialektologik sözlügi. Ašxabad.
- [4] Axalli, S. 1958. Maxmud Kaşgariniň sözlügi ve türkmen dili. Ašxabad.
- [5] Baskakov, N.A. (et al., eds.) 1968. Turkmensko-russkij slovar'. Moskva.
- [6] Batyrov, š. & Sakal', M. (eds.). 1940. Turkmeno-russkij slovar'. Ašxabad.
- [7] 布和. 1982. 《保安语简志》. 北京.
- [8] Clauson, G. 1972.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 [9] Dankoff, R. & Kelly, J. 1982-1985. Maḥmūd al-Kāšgarī.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Diwān Lurāt at-Turk) I-III. Cambridge, Mass.

[10] Derleme Sözlüğü. 1963-1982. Derleme Sözlüğü I-XII. Ankara.

[11] Doerfer, G. & Heschke, W. 1993. Chorasantürkisch. (Turcologica 16). Wiesbaden.

[12] Dospanov, U. 1980. Dialektная лексика каракалпакского языка. Nukus.

[13] Drimba, V. 1968. Sur la classification de la langue salare.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40: 3-4, 200-213.

[14] Drimba, V. 1995. Les matériaux linguistiques salars de F. Grenard.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48.3: 347-362.

[15] Dulling, G. K. 1960.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urkmen language. Oxford.

[16] Dwyer, A. M. 1996. Salar Phonology.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7] Dwyer, A. M. 1998. The Turkic strata of Salar: An Oghuz in Chaghatay clothes? Turkic Languages 2, 49-83.

[18] Dwyer, A. M. 2000. Consonantalization and Obfuscation. In: Göksel, A. & Kerslake, C. (eds.). Studies on Turkish and Turkic Languages. Wiesbaden. 423-432.

[19] 米娜瓦尔·艾比布拉. 2002. 《撒拉语词汇探析》. 民族语文 1, 45-54.

[20] Hahn, R. F. 1988. Notes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alar Language.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42.2-3, 235-237.

[21] Hahn, R. 1998. Yellow Uyghur and Salar. In: Johanson, L. & Csátó, É. Á. (eds.). The Turkic Languages. London. 397-402.

[22] Johanson, L. 1998. The History of Turkic. In: Johanson, L. & Csátó, É. Á. (eds.). The Turkic Languages. London. 81-125.

[23] Kakuk, S. 1962. Un vocabulaire salar.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14.2, 173-196.

[24] 雷选春. 1992. 《西部裕固汉词典》. 成都.

[25] 林莲云. 1979. 《撒拉语裕固语分类问题质疑》. 民族语文 3, 517-528.

[26] 林莲云. 1985. 《撒拉语简志》. 北京.

[27] 林莲云. 1992. 《撒拉汉汉撒拉词汇》. 成都.

[28] Muxamedova, Z. B. 1973. Issledovanija po istorii turkmenskogo jazyka XI-XIV vv. A'xabad.

[29] Nadžip, Ė. N. 1968. Ujgursko-russkij slovar'. Moskva.

[30] Nugteren, H. & Roos, M. 2006. Prolegomena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Western Yugur. In: Erdal, M., & Nevskaya, I. (eds.). Exploring the Eastern Frontiers of Turkic (Turcologica 60). Wiesbaden. 99-130.

[31] Räsänen, M. 1969. Versuch eines etymologischen Wörterbuchs der Türksprachen. Helsinki.

[32] Rockhill, W. W. 1894. 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 in 1891 and 1892. Washington.

[33] Sevortjan, Ė. V. 1974-2000. Ėtimologičeskij slovar' tjurkskix jazykov. Obščetjurkskie i mežturkskie osnovy. 1-6. Moskva.

[34] Tenišev, Ė. R. 1976. Stroj salarskogo jazyka. Moskva.

[35] Tenišev, Ė. R. 1997. Salariskij jazyk. Jazyki mira. Tjurkskie jazyki. Biškek. 335-345.

[36] Thomsen, K. 1959. Das Gelbuigurische und das Salarische. In: Deny, J. & Gr̃nbech, K. & Scheel, H. & Togan, Z. V. (eds.) Philologiae turcicae fundamenta I. Wiesbaden. 564-568.

[37] Uyğurçe-Xenzuče luğet. 1982. 《维汉词典》/ Uyğurçe-Xenzuče luğet. ürtümçi. 乌鲁木齐.

[责任编辑 马成俊]

[责任校对 马伟]